



# 国药准字

肖飞◎著



## 医药圈不可不知的故事

中国医药企业十年跌宕与崛起 药企营销老总十年职场与奋战  
是一部“商界偶像剧”，更是一部“职场奋斗剧”

白山出版社



肖飞◎著

白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 CIP ) 数据

国药准字 / 肖飞著. --沈阳 : 白山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529-1276-0

I. ①国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46384号

## 国药准字

肖飞 著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号

邮 编: 110013

发行电话: 024-28865938

发行信箱: 1694556330@qq.com

责任编辑: 林向阳

装帧设计: 艺海晴空

责任校对: 陈加友

印 刷: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mm × 240mm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0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 1月第 1版

印 次: 2015年 1月第 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29-1276-0

定 价: 32.80元

# 目 录

## Chapter 01 出征 / 001

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万里长江横渡，极目楚天舒。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，今日得宽馀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

——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游泳上阕》（1956年）

## Chapter 02 上阵 / 035

挥手从兹去，更那堪凄然相向。苦情重诉，眼角眉梢都似恨。热泪欲零还住，知误会前番书语。过眼滔滔云共雾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。人有病，天知否？

——毛泽东《贺新郎·赠杨开慧上阕》（1923年）

## Chapter 03 升銜 / 065

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。千里来寻故地，旧貌变新颜。到处莺歌燕舞，更有潺潺流水，高路入云端。过了黄洋界，险处不须看。

——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上阕》（1965年）

## Chapter 04 队伍 / 097

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；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
——毛泽东《沁园春·长沙上阕》（1925年）

## Chapter 05 练兵 / 123

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。虎距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——毛泽东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（1949年）

## Chapter 06 首捷 / 155

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

——毛泽东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（1961年）

## Chapter 07 整编 / 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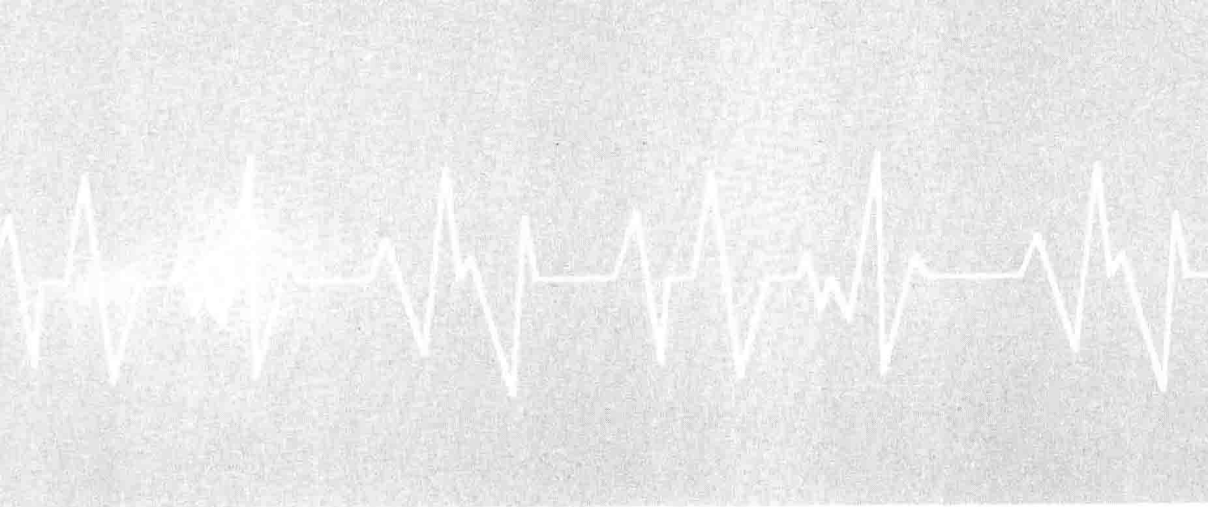
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；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曾记否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？

——毛泽东《沁园春·长沙下阕》（1925年）

## Chapter 08 鏖战 / 243

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谁持彩练当空舞？雨后复斜阳，关山阵阵苍。当年鏖战急，弹洞前村壁。装点此关山，今朝更好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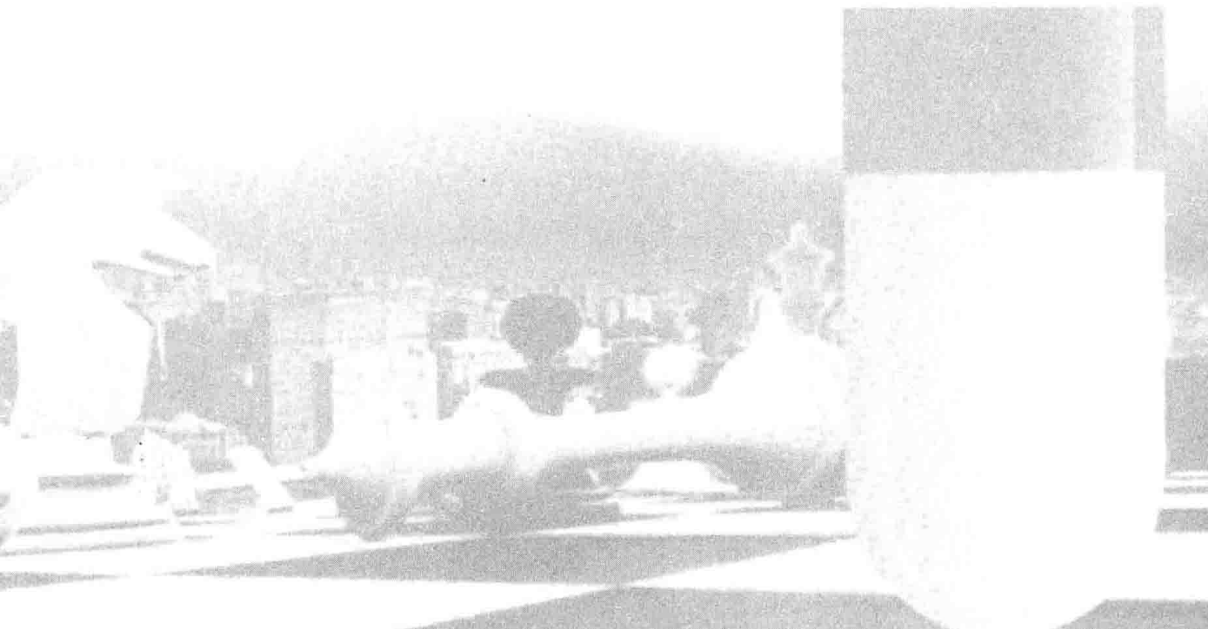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毛泽东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（1933年）



## Chapter 01 出征

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。万里长江横渡，极目楚天舒。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，今日得宽馀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

——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游泳上阕》（1956年）





“哎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看看你们怎么选择……”

这是在一条普通的街道上，一座外观、设施均很寒碜简陋的四层小楼，一个低等旅馆的第三楼客房，八个男子挤在一个不到十五平方米，连个厕所也没有的狭窄空间里。他们总共才要了两个客房，每个客房里的四个人得躺在三张小床上，不知道他们晚上是怎么度过的。此刻，两个房间的人全部待在一块，一边喝酒、抽烟、打牌，饕餮般大嚼（虽然也没什么可吃的），一边侃大山。

时间是 2001 年 7 月底，地点是湖南省岳阳市。正值三伏天气，又是有“火炉”之称的湘中北地区，日里高温 38℃，户外的阳光疯狂地曝晒、炙烤着，白晃晃的；房里又没有空调，闷热得像个蒸笼，只开着两台老式电风扇，呜呜地猛吹，烟雾缭绕，酒精挥发，臭味熏天，浓得呛人。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汉子汗流浹背、脸色通红，脱得身上基本上成了真理——俗话说“真理是赤裸裸的”嘛，只好靠冰镇啤酒来降温，靠乙醇、尼古丁、荤短信、黄段子、骂骂咧咧、互相调侃、高喊大笑来发泄。桌子上也没有什么好菜，就是几包酒鬼花生、油炸蚕豆、土豆丝、盐煮鸡肝、腊猪耳、辣椒酱等。

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方面大耳、身材高俊、目光犀利、声音高亢，甚有棱角的人，似乎是这群人里的头儿，各位也都喊他“姚哥”“湘哥”的，其实论年龄，当中还是有三两人要大过他，因为他要讲故事了，于是大家都停下喝酒、说笑，听他开讲：

……说的是 A、B、C 这三个男子与一个女子，她是 A 的女朋友，而这



三个男子也是好朋友，四个人一起乘游艇出海去玩，后来到了一座小岛上，正当他们沉浸在水天一色、烟波浩渺的壮丽景色中时，游艇却突然掉头开回去了。四人这才慌了神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眼看都要葬身于这荒凉、偏远的孤岛，他们一筹莫展。

就在此时，在那波浪翻滚、水天一线的尽头，驶出一叶小舟。众人喜出望外，雀跃腾跳着大声呼救。小舟终于发现了他们，慢慢驶近。船夫本来打算毫不讲条件就把他们全接到船上，救他们上岸。但他看到对方四人中有一女子，而且还颇为年轻、漂亮，于是眼珠一转，起了色心，心想我不能白救他们。他说：“要我救你们倒并不难，但有个条件，你们得答应先让这个女子陪我睡一觉。由她先上船，待我们好事完后，我再来接你们。”

可是，A并不同意。但是，最后大家全得救了。因为那名女子自愿献身，让船夫得到了自己。她见B、C都有这样的意思，只是不好说出口，为了拯救大家包括她本人，她只有这么选择。

四人上岸以后，真是恍若隔世，仿佛第二次人生。结果，A抛弃了那名女子；B娶了她，因为她舍己救人的高尚品质，当然还有漂亮；C虽然同情她，但是因为传统观念，不可能娶她。

问题就是，在A、B、C三人中，若要你们从中挑选一个人作为自己，各位会选择谁？

这个问题一提出来，就像炸开了锅，整个房间热闹起来，那些汉子们都欢欣地高喊道：“我选B！”“我选C！”虽然是七嘴八舌的，各有各的算盘，但都是选的B或C，没有一个选A——当然，A是大家鄙视和抨击的对象。

其中有一位还开玩笑说：“这傻A与傻C中间的那个人，还真不是傻B了。”

“要我就选船夫。”突然一人传来不慌不忙、不轻不重的回答。那个叫“姚哥”的一看，原来是素来说话慢条斯理、性格不温不火的重庆人柴文杰。姚哥心里顿时一动。

大家沉吟了半晌。“哈哈！你奶奶的！”一人爆发出一阵大笑，“老柴，真有你的！竟然A、B、C都不选，选了那个船夫。”这是牛高马大、性情

剽悍的东北人郝武军的那副破铜锣般的大嗓门儿。

长相颇帅气的长沙伢子罗金川在这伙人当中最大，也比较倔强、认真，不服地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你不是从 A、B、C 三人中选一个，不符合规定。”另外几人也表示赞同。

“可是，我为什么就不能选船夫呢？你看他，既承诺救出了他们四人，又得到了美色，多划算啊！”柴文杰分辩着。

“不就是个游戏嘛，好玩而已啦！”不知其中谁说了一句。

“姚哥，有标准答案吗？”郝武军问道。

姚哥摇了摇头，没有说什么，但他心里却想：是啊，选船夫的人自然是最理性，最睿智，最合适做生意、当经理的人选。这个柴文杰，因为是刚加盟咱们这个“功利团队”（姚哥为自己的小集体取的名），我并不是很了解他，看来还挺不简单的，他上大学时念的就是经济管理专业呢！他也是这些人当中，除了我以外，唯一一个有本科学历的。

郝武军却又马上发话了：“姚哥，这个故事不好玩，我来给大家讲几个精彩的带色的。”然后拿出手机，开始读上面的荤笑话。

在兄弟们的笑声中，郝武军偷偷看了姚哥一眼，想知道他是什么反应。姚哥却似乎陷入了沉思，对他的话没放在心上。原来，他刚刚收到在长沙的老婆唐笑笑发来的短信，上面写道：“成功四大要素：1. 自己要行；2. 要有人说你行；3. 说你行的人要行；4. 身体要行。前面三条是成功的标志，最后一条是成功的前提。爱惜你自己。”心里先是感动了一阵，接着又像打翻了一瓶五味调料，情绪复杂得很。

他悄悄溜了出去，心想：就让大伙先乐一乐吧，反正现在离行动还早。

他们都沉浸在荤段子带给他们的快乐中，大多数人没注意，姚哥已自个儿跑出走廊外，想自己的事情去了，走廊中只有江苏人章国珊。他是这群人中唯一戴眼镜和手表的，也是平时最文明的，言行举止也颇为注意。

这时，楼上的天花板似乎传来有人抗议他们太放肆闹嚷，因而干扰了自己而用凳子、皮鞋什么的进行捶打的声音。

几个人吐了吐舌头，明显压低了说笑声。

长得短小精悍、而生存活动能力极强的河南人阳雷却不以为然，嘀咕

了两句：“咱们乐咱们的，管他龟孙子什么事！倒发起爷爷的飙来！”

“就是，真扫兴！”郝武军也骂了一句。

章国珊是他们的副头，姚哥不在，本来他是可以劝劝大家注意一点的，但心想既是兄弟们难得的休整与发泄，又不是在公司，何必这么苛刻？于是也只宽厚地笑了笑了事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大家还是情绪有所压抑了，只管猛喝酒，房里空气有所沉闷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姚哥还没进屋，这帮汉子却听到楼上又隐约传来一阵阵怪异的、但非常撩拨人的细微声息。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成熟的有经历有经验的男人，约略猜出了那是什么声息，于是都停止了喝酒，面面相觑，神情奇异而一致，屏气凝神地倾听起来。

在几分钟专心的沉默过后，其中一人终于脱口而出，其他人也跟着大声嚷嚷：

“你奶奶的，还真是一对野鸳鸯在行床第之欢啊！”

“这样子就搞，太明目张胆，太不像话了！”

“他们明明知道哥几个在这里嘛！也还是实在忍不住要快活了。”

“说不定就是想表演给我们看——不，听——呢！炫耀不是？”

“待咱去拿根棍子来捅一下天花板，吓唬吓唬他们，让他们赶紧休兵！——咱们兄弟们在这里已经饥渴多时，他倒好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只管自己快活。要不咱上去替他忙乎一阵如何？兄弟们。”

这是湖北佬解凉在说话，此人脸上长满了大大小小赤红的肉痘，据说正是他经常寻花问柳、贪色好淫的结果。在工作上他倒是爱出些馊主意，偶尔也会有一两个奏效的。“九头鸟”嘛，鬼点子是不少。

姚哥用人是“不拘一格”的，即用其长，而不计较其短。毕竟解凉有其优点。至于他的那些“寡人之疾”，姚哥曾私下与他谈过话，说适当可以宽容，给他足够的自由，但必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及不要触犯公司的规章制度。

“恐怕不好吧？你们这帮小子！”陕西人叶占利大摇其头。这个西北小伙还是有一些粗犷、质朴、厚道的本色。他学历不高，也不是学的医药科。他们一行人没有一人是医药学的科班，而且只有姚哥、柴文杰、章国珊三

人上过正规大学，解凉、叶占利是读的成人教育，但做事还是很努力，也能很好地遵守纪律。

比较听话的是章国珊、罗金川、柴文杰、叶占利四人；不大好管的则是郝武军、解凉、阳雷三人——但大家做起事来还是挺认真的，也没有什么太出格的行为，不过平时嘴巴上过过“干瘾”罢了。这毕竟是一个“功利团队”嘛！其实兄弟们也不容易，姚哥很理解他们。而且他们也还年轻，初出江湖，还不是那么复杂、老练、世故。

“打搅了人家的好事，当然不好了。”就在这时，姚哥从外面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在座的各位叫他“姚哥”，其实他的大名是叫姚湘。与大哥罗金川一样，他也是湖南人。只不过，罗金川是省会长沙人，而姚湘的老家是在湘西北部一个山区县的小镇，与鄂、渝、黔交界。

郝武军与解凉在背后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暗暗吐舌头、做鬼脸。

姚湘又说：“咱们公司如今正处在多事之秋，生计维艰，姚哥我手里没有几个多余的钱，没有办法让哥们几个好好玩乐玩乐。大家跟着我一起吃苦、受罪，做兄弟的我实在是问心有愧啊！”他的眼角似有泪花在闪耀。

几人也都感动了，纷纷说：“姚哥说哪里话？在兄弟们面前，这不是生分了吗？现在正是‘打天下’的创业初始阶段，我们愿意跟着姚哥一起干大事业，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，更别提吃这一点点苦了。我们看重的并不是什么金钱、美女，我们正是奔姚哥您的人格、您的魅力来的！您作为堂堂的大型公司营销中心总监，却不辞劳苦、以身作则，与我们一起千里跋涉、摔爬滚打、同吃同住；您还经常坚持自己打地铺，饭和肉也吃得最少，这在人合是谁也比不上的！”

“多谢兄弟们！”姚湘展望未来，一腔豪情，“今天各位是人合的先遣队、先驱者，明天大家就是人合的大功臣了！等将来咱们公司发达了，手头有钱了，我一定亏不了大家！”

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：“多谢姚哥，一定会有那一天的，而且那一天就快到了！”

在此期间，客房里众多毒辣的南方长脚蚊子，跳着曼妙、轻盈的舞蹈，并以声东击西、神出鬼没的行动，不断可着劲地叮咬、吮吸着几人的鲜血，弄得几人又痒又疼的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扑跳起来追打，却根本打不到几

只。姚湘幽默地说：“现在蚊子的智商都很高，都是上过大学的呢！”弄得几人哈哈大笑。

这群各有性格和打算、多少有些桀骜和强悍，甚至不乏野性的汉子，却能在真正做事的时候做到齐心协力，并对姚湘真正表示佩服和拥护。大部分是靠姚湘的人格魅力和情感成分，另一部分是靠他们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利益因素维系的。

他们都是姚湘经过精心挑选，将其一个个拉拢到一起的，可以说大家都是同舟共济、同甘共苦，姚湘的事业需要他们，他们的事业也需要姚湘。

姚湘又严肃、认真起来：“兄弟们刚才也说过了，说得很好，大家都把心窝子掏出来，一起‘打天下’！那好，现在我宣布正事。刚才我在隔壁屋里给我们的产品宣传单加上了一副对子，等会我们就上街去，找一个文印店打印出几千几万份来，然后我们八人分成四组，每组两人，白天睡觉，晚上行动，从岳阳向北一路‘杀’过去，将我们的宣传单贴满沿途各个城市、县城的大街小巷。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兄弟们再休息一下，到天黑时咱们就出发！”

“明白！”

七个汉子凑在一起，去看那张《天津人合药业公司名牌独家药品“除血净”招商宣传启事》，下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详细的内容，什么公司介绍、产品介绍、招商范围、销售模式、合作利益、合同细则、联系方式……这些大家都知道了；而在启事标题的上面，是姚湘刚刚撰写的一副对联：“聚天下贤才发大财售名企良药为亿民”。

七个人品味着这个对联：“写得好啊！概括得很贴切、通俗，也很醒目。”

## 2

天终于黑下来了。

姚湘一声令下，八条汉子倾巢而出。他们趁着夜色，敏捷、快速、麻利、娴熟地行动，就像是在做着一件什么神秘的事情，甚至有点像解放前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了。夜晚因为有朦胧夜色的蔽护，既没有白天的喧嚣、

拥挤、张扬，同时都市里各大街小巷的路灯又能保证大家的行动毫无阻碍。

他们分成四组，每组两人，每人拿二百张宣传单，从四个不同的方向走向全岳阳市的各个地方，各条街道、各家医院、各个诊所、各个药店、各个小区、各个超市商场、各座综合写字楼，以及公共汽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火车站、宾馆、旅社、饭店、立交桥、天桥、墙壁、电线杆、报刊电话亭、大中学校、公司企业的大门……而且姚湘特地要求“必须把红桃K所刷的大红标语全部盖掉”，一夜之间，偌大的岳阳城，遍及各个角落，竟贴满了天津人合药业公司名牌独家药品“除血净”的《招商宣传启事》！

时值酷暑季节，晚上虽没有白天的烈日高照、阳光曝晒，但依然高温无风、炎热难耐。几个人虽然都穿着短袖、轻薄的衣裤，身上还是汗涔涔、热乎乎的，只好边走边不断地猛灌凉水。而且又正是雨季，前些日子连日暴雨，夜里也是哗哗下个不停，他们外出行动不但一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，而且贴的传单也被风雨打湿、扯烂、冲走，完全等于白干，这才停留了数日。今天终于雨住天晴了，大家再次趁夜出动，终于成功——用姚哥的话说，算是“又拿下了一座大城”。

而在另外一些时候，他们不做“夜猫子”、贴传单了，则做招商工作，在白天出去谈业务，包括医院、药店、商贾，一个个西装革履，言行举止彬彬有礼，介绍起产品和业务来头头是道、口若悬河；晚上就回到他们租住的廉价旅馆里，一群大男子挤在一起，完全恢复了“原形”。

岳阳市位于洞庭湖与长江汇合处，是湖南省临近湖北省的进出门户，京广铁路、京珠高速公路、107国道从此地通过。它是湖南的北大门，湖南唯一的内陆沿江开放港口、对外宣传窗口。这既是一座古城，又是一座新兴工业化城市。它因岳阳楼而久负盛名，更因巴陵石化公司而驰名天下。

到半夜一点钟前后，八个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。姚湘看着自己的队伍，当然这也是他的兄弟，他们尽管各有性格、想法、缺点，但一个个尽心工作，疲惫不堪，且毫无怨言，他非常欣慰，同时也有些心疼，于是饱含感情地说：“兄弟们干得不错！今天已晚，大家早早洗澡、睡觉，酣睡一宿，做个好梦，明天中午我们乘车去下一个城市——湖北咸宁。”

姚湘本来有睡觉前看一会书的习惯，只是今天他却睡不着了，一个人



走到阳台上，眺望远处，那正是曾经“气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”的八百里洞庭湖，连日暴雨洪水，想必一定是浊浪滔天，气势可观得很。

想当年他还在武汉上大学时，每次回家都要经过岳阳，有多次就曾登临岳阳楼，极目楚天舒，像范仲淹先生一样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高瞻远瞩、抒情感慨一番；也还曾泛舟湖上，戏水玩鱼，并上君山游览，观湘妃斑竹，饮洞庭名茶，抚今怀古，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；甚至还有过邀友下湖游泳，效法伟人当年，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”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的畅快。可是，如今却步履匆匆，竟然没法抽时间去看一看、走一走，尽管那岳阳楼、洞庭湖就近在咫尺。“唉！”他暗暗叹息了一声。

姚湘拿出手机，看到下午老婆唐笑笑发来的关心自己的短信，又陷入了沉思。

唐笑笑就在长沙上班，离岳阳不过短短一百五十公里，三四个小时的车程，可他就是没有回去看看她；而且，他带着手下来岳阳贴传单，也没告诉她。他们都已经分别四五个月了。一想起唐笑笑，姚湘心里充满了复杂、微妙的感受。

昨天与前天，因为下雨，队伍只好滞留在岳阳。罗金川还问过他：“姚总，您怎么不回去看看笑笑？”姚湘一时不知道怎么答复他，只得以“工作第一”勉强搪塞了过去。罗金川表面上不好说什么，心里却明白：他俩的婚姻可能是亮起红灯了！

是啊！姚湘想，打结婚以后，生活的单调、夫妻的分歧、工作的枯燥，以及地方上庸俗的空气……要不我怎么会想着辞职呢？

就像放老电影一样，往事一幕幕涌入他的脑海……

那是两年以前，1999年10月下旬，正在长沙《信息生活报》当记者和编辑的姚湘，在长沙市第一女子医院参与采访一次全国性医学界会议时，认识了刚从湖南中医学院毕业、正在该院内科部任助理医师的唐笑笑。医院方面安排唐笑笑负责协助媒体报道事务，与姚湘多有接触。而原本已不再怎么相信爱情的姚湘，竟奇迹般地迅速被唐笑笑迷住了。

唐笑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长沙妹子，她爷爷是唐氏祖传老中医，还在

著名的“九芝堂”老字号药铺当过伙计，她爸爸则是国营药厂的车间主任，她也算是合格继承了杏林世家的衣钵。

是年唐笑笑二十一岁，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华。她长得虽非沉鱼落雁，却清秀端庄，让人越看越耐看。一方面，她具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美德；另一方面，她又有湘女的多情、热烈、正直，当她不经意地瞥你一眼时，那眼神就像秋江里的柔波，又如冬风里的暖阳，熨帖得你舒舒服服，似乎觉得她对你有意思了，而当你一旦真正这样认为并陷入进去时，她又变得像古井一般深邃、辣椒一般厉害、火焰一般热烈、云雾一般不可捉摸，使你根本不知道究竟、分不清方向，便不得不束手就擒，乖乖地任由她摆布。这大概就是流行歌曲里所唱的“女孩的心事你别猜，猜来猜去你就把她爱”吧。

姚湘不由得想起，1997年初，那时姚湘刚走出大学校门、走上社会才半年多，他便不得不痛苦地斩断了一份坚持了长达四年多的恋情。

他的初恋对象、大学同班同学江芷春，一个长得像南國小葱一般水灵、纤巧、妩媚、俏丽的江城武汉姑娘，她的父亲是湖北省某国家银行实权高官，母亲又是市直机关副处级公务员，所以她既有罗曼蒂克的一面，也有注重钱财和享乐的一面。

他们刚跨进大学不几天，因为江芷春对姚湘才情满腹的倾慕，而江芷春也自有她的许多魅力，遂使同年龄、同专业又同爱好的他俩一见钟情，很快便走到了一起，在风景秀美的武汉校园里轰轰烈烈、疯疯癫癫地拍了四年拖。“那正是风华正茂、书生意气！”姚湘后来感喟。

可是，大学一毕业，姚湘并没能留在武汉，只好回到了湖南，勉强整进省会长沙的一家小报《信息生活报》；江芷春却很轻松地留在了武汉，顺利进入父亲所在的银行下属一个储蓄所上班，待遇优厚。没过几个月，她开始嫌弃姚湘的清贫酸腐、“钱途”不广，于是以“分隔两地，交往不便”为由，潇洒地与他道了一声“Bye bye”，挥一挥手就放弃了这场曾经被许多老师、同学所赞美、祝福的“经典恋爱”，仿佛数年的缠绵缱绻、山盟海誓根本不存在似的，从此双方形同陌路人。

直到一年以后，姚湘才从武汉的老同学那里听闻，江芷春由父母做主，嫁给了他们的一位故交、某政府要员的公子，这位公子早已从武汉大学行

政管理系毕业，当时正在中央团校进修，据说是年轻干部“后备梯队”的重点培养对象，当上了幸福的新娘。自然，江芷春后来也给姚湘单位寄来了一张大红烫金、香气馥郁的华丽“请柬”；可是，姚湘气愤、难过、悔恨还来不及，又怎么可能去参加？

这段挫败在现实面前的校园恋曲，也许在江芷春的脑海里早已了无痕迹，而对姚湘却是巨大的打击。他不但为失去了自己的纯真、美好的初恋而失落、苦楚，而且为人世的炎凉、金钱的魔力、自身的贫寒和卑微而大受刺激。

可也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使他变得更加清醒、理性。后来他痛定思痛地想：自己与江芷春根本不是同一路人，丢掉这段感情其实并不可惜。关键是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自己若能更理智点，应该早就与她分手了。

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姚湘不再恋爱，对周围女孩一点也产生不了兴趣；大学、中学的老同学闻讯前来想“重温旧梦”，女同事暗恋他，领导、朋友要给他介绍对象，他采访的异性对他明显有好感……这些都打动不了他，好像是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了。在感情问题上，他显得有些“形如槁木、心如止水”，与年轻不相符的老气横秋。

而今天，命运女神又把唐笑笑医生送到了他的面前。

那天会议结束之后，姚湘请唐笑笑到附近的咖啡厅坐了坐，对她很好地配合了自己的采访工作表示感谢。听她谈起医药界的各种见闻、经历，姚湘真是匪夷所思、莫名惊诧。他原以为，医生就是白衣天使、救死扶伤的英雄、阳光下最光荣的职业，医院也一直是神圣、辉煌的殿堂，是人们十分信任、向往的地方；可在唐笑笑的描述中，从研究、制造药品的院所、工厂，推销药品的公司、商人，到直接卖药的商店、医院，以及所谓“治病救人”的各种中、西医大夫，整个医药界，秩序混乱，乌烟瘴气：一则，医术糟糕，不会将人治死，但也不能将人治好；二则，医德败坏，缺乏良知和爱心，冷酷无情，有理无钱别想看病；三则，药价、医价昂贵，而且就像菜市场的“注水肉”、商店的假酒一样，药品也似乎是掺了水分的，含量远远不够，让病人得吃很多药、很久药才可能痊愈。

也难怪，这些年来，老百姓“看病难、看病贵、病难治”，以及大量医